

一群少年在歌唱

王剑波

受邀参加一场画展的开幕式。这是一场跨越一个甲子的艺术聚会，这也是浙江美术学院附中68届的同学，毕业后第一次全阵容展示创作成果。

当主持人介绍参展艺术家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个或鬓发如雪或皱纹如刻，带着少年的记忆，激荡着青春的旋律！

但我又分明听到了一群少年在歌唱——主持人每报出一个名字，随之响起的是一阵“哦！哦！哦！”的声浪，就像是学生时代起哄嬉闹的情景重现，又像是阔别重逢的惊喜与问候——这声音来自时间深处，带着少年的记忆，激荡着青春的旋律！

这声音最初自60年前的西子湖畔传来。1964年，一群少年从上海、辽宁、山东、湖北、安徽和浙江各地，会聚到杭州南山路，成了浙江美院附中的学生。

在那些朝阳初升的日子里，这群含苞待放的少年，在老师的教导下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艺术的养分，开始了美术创作的基本训练，也确立了一辈子努力的方向和目标。

人生道路的转折谁都难以预料。入学两年后，一场骤然而至的风暴，打断了花朵绽放的预期。1968年，这群少年走出校门，走向海岛、山区，走向乡镇、厂矿，等着他们的是未知的明天。

在60年的光阴里，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当过文化馆美术干部、中小学美术教师、地方剧团的美工和工厂产品设计员，有的还从事过电影放映工作和部队文化宣传等工作……在时代的波澜起伏中，这群艺术的圣徒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。他们曾经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描绘墙头宣传画，也曾在线光暗淡的斗室里创作电影海报和产品包装图案……他们的艺术生涯起步于最基层，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，一旦时代给予足够的阳光和雨露，艺术之树便花开满枝、硕果累累。

我在一幅题为《雷雨过后》的油画前驻足：雨后天晴的天空流云飞渡，弯曲的小路旁岩石峥嵘，一棵树经受了雷雨的冲击，在石缝间巍然挺立，另一排树则枝干倾斜，留下了狂风吹过的痕迹。这幅画的作者胡委伦，当年被分配到丽水遂昌城关小学当老师，后到婺剧团担任舞美设计兼绘制布景。在平淡的工作之余，他坚持自学绘画，

以剧团演员为模特画素描肖像，利用下乡演出的机会，到田野、乡村、林荫小道画风景写生。上世纪80年代国门敞开，已经在丽水市美协任职的胡委伦，受“法国巴比松风景画派”的启发，将表现乡村风景风情作为丽水油画创作的主攻方向，形成了“丽水巴比松油画群”。他创作的《落日余晖》《金色季节》《默默的路》等油画作品，山坡田野，农舍炊烟，有着浓浓的乡村情调，有的甚至远渡重洋到欧美的艺术学院进修深造，发愤弥补早年学业中断的遗憾，艺术创作日臻佳境。细细数来，这个不足30人的班级，这些当年的小小少年中间，涌现出了不少卓有成就的国画家、油画家、版

画师。袁振璜当年从学校来到完全陌生的温岭，在这片依山傍海的土地上，他用刻刀反映生活，在艺术形式上辛勤探索和不断追求，创作出《海边的风》等一系列表现渔民生活和温岭风情的作品，被评为“80—90年代中国优秀版画家”，并获得了“鲁迅版画奖”。

在精彩纷呈的展览作品中，我看到了熟悉的油画家韩培生的一组新作。其中一幅题为《渔汛，春的希望》：一位久经风浪、体格彪悍的渔民，身穿工装端坐在码头的堤岸上，冷峻的目光看向远方，身后是林立的桅樯。是繁忙劳动间歇的休憩？是对渔业丰收的期待？是在等候远航的船队？并不繁复的画面，却让人无限遐想。韩培生从美院附中毕业后，在奉化一待就是30年。他坚信“高贵的艺术之树应永远扎根于草根的沃土”，于是跑遍了象山港沿岸，并经常住在渔民的家里，喝过酱油汤，睡过竹眠床，对渔村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。他创作的渔民题材的作品，构思与落笔都来自渔村真实的生活体验。他曾多次举办以“醇厚乡土”“热土”“深耕”为题的画展，这些表现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作品，透出了浓浓的泥土气、鱼腥气和烟火气，引起了观众的共鸣。

我在展厅久久盘桓，欣赏着一

幅幅或具象或抽象、或粗犷或细腻的作品，细细品读着对参展艺术家的介绍，思绪万端，感触纷纭。作为那个年代的少年，他们早早地中断了学业，经受着生活的磨难，无论怎么说也是一种不幸；但作为一个艺术家，跌宕的人生经历，让他们深刻地体验了社会万象、人间百态，这一切无疑对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。当改革开放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更多机会，他们中的不少人跨进校门继续接受专业教育，有的甚至远渡重洋到欧美的艺术学院进修深造，发愤弥补早年学业中断的遗憾，艺术创作日臻佳境。细细数来，这个不足30人的班级，这些当年的小小少年中间，涌现出了不少卓有成就的国画家、油画家、版



芙蓉向脸两边开

水贵仙 摄

尚有胭脂画牡丹

卢纪芬

上周六，孩子来告知，要为外公做年谱，他们正在撰稿中。哦，卢石臣，你的外公，我的父亲。但在家乡，我们卢家人只知道静安，不知道石臣。你要在谱里注上一笔。

想起父亲、母亲、祖母，我就回到了童年时光。在虚龄五岁的下半年，我开始有记忆力。忽见我爹到了。晚饭桌旁坐着来看望爹的几个邻居，他们在谈论：上海时势不稳，失业人多，我村的几个出门学生意后生回家来避难。大伯伯说，静安弟啊，你亏得早点回来，倘若被封港了，倒是“犯关”了。我们这里围着大山，东南边山外就是海洋，他就是来扔炸弹，也看不清是山是海。亏就亏在灾荒连年，疾病流行，这日子不大好过啊。

我爸决定上山采草药为乡亲治病防病。祖母赶制上山袜，大伯伯供应草鞋。清晨进深山露浓如雨，会打湿全身，要等到阳光照着了山山整整，才可出发。随带番薯糕做午餐。采药不忘抬头看日头，日已偏西了，就得往回走，到家也已不早了。

草药有的像小树苗，有的像小青菜、像生姜那样的稀奇古怪，我爸将它们晾的晾，烘的烘，煎汤的煎汤，以备晚上乡亲们来了分发。

傍晚，叔叔伯伯们一个个坐在我家院子里诉说病情。原来他们都是带着病痛在种田割稻、下海捕鱼的。我爸给予一一检查，有个别需要去城里医院就诊。多数腰痛、关节酸痛之症，宜施以银针，或用艾灸，疗效快，大家最乐意。

山山吞吞的邻近村落人家，得到静安先生返乡的消息，都知道这是老中医益科先生之子，义务为乡

人治病，于是纷纷来到我家。都知道白天人在山上，须等到傍晚。黄昏后这段时间，我家院子最是热闹，我妈陪着女病人候在一旁，祖母忙在灶房，煎药烧茶水，只有我悄悄地站在角落看热闹。这么热闹的日子，好像持续了很久，后来我爸回上海了，只有每年的清明节和春节，回来一趟。我和小伙伴们喊童谣：天上日头亮艾艾，阿爹出门到上海，廿元廿元带进来，钞票来了人勿来，三十年夜来到嘞！

八岁那年五月份，我妈带我到了上海，住在叫“老西门、兰发里”的三层楼上。中间大房间是我爸的书房，他每天总是画画、写写的书，刻刻印章。我妈说，你爸自幼苦学医术、苦学诗书画印。

我踏上小板凳，趴在大桌子横头老老实实在地看。这是纸折扇，扇面白亮亮的，我爸先用软纸将扇面擦刷几遍，使之平坦，才开始画画。等画干了，翻过这面写字。然后抽匣中选一块不圆不方的璠石。这石头，我看他挺喜欢的样子，微笑着，坐在椅子上，将此石按在膝头上，开始刻。扇面的墨迹干了，我爸的印也刻好了。我好奇地问，这刻的是什么字？他说，刻的是一枚小闲章，专为扇上这个画面而刻的赞词。

我听不懂、也看不懂这些字，但看到他画的花草，特别眼熟，这些都是乡下地上长着的！这下我活跃起来了，大胆地喊出它们的名字来：柴斗浆花！他笑着说，这叫杜鹃花。

刺棚花！这花很香的。他说，这叫栀子花。

娘娘草！这个一定叫对了。他说，这叫吉祥草。

花花草草太多了，多数我认识

的，只是，长着的还是画出来的好看些。他说，学生们用纸笔去写生，我只是将看到的记在心里，到时就再画出来。你认出了，证明我画得不错。但不能将画与实物相十分，而是必须经过“艺术处理”，让它们更能显示内在精神。所以，艺术作品应该比实物好看。

我爸画荷，我特别稀罕，因为家乡的池、河中都不长荷花。想想真是奇怪，这么大的叶子，这么大的花朵偏偏长在水上！上海天气太热了，看见荷花，人会凉爽些。我说，爸，我也要画荷。他说，要学国画，你先学书法。

看看蛮简单的——先蘸淡墨水，然后笔尖沾少许浓墨，落笔飞快，一口气画出三片荷叶。第三片因为水分少了，画成破荷叶。三叶相映，就是不出花朵也有了清风习习。

洗掉墨水，用嫩绿，长出一枝幼叶。换笔，又是飞快落笔，一口气画两朵一大一小荷花。我妈说，这石头，我看他挺喜欢的样子，微笑着，坐在椅子上，将此石按在膝头上，开始刻。扇面的墨迹干了，我爸的印也刻好了。我好奇地问，这刻的是什么字？他说，刻的是一枚小闲章，专为扇上这个画面而刻的赞词。

后来的许多年，我爸每年过年回家乡，却怎么也画不出当年那几幅妙处在画外的荷花来了。也许记忆总容易渗入理想的成分，而我真的认为他的画技在潜移默化地后退着。诸如随风飘逸的紫藤、牵牛、吉祥草、水仙，薄如蝉翼的海棠、玉兰等，他都画不出来了。七十岁后，画得最多的是牡丹。这个时候，他说刻印已经看不真切，很是吃力。

我妈也是这样，五十岁之前，一手大草书法，提起笔来写对联，一口气挥到头，年轻的我，还以为

画家、工艺美术家、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出版家，甚至产生了中国最负盛名的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的掌门人。他们的成就，是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和锲而不舍的实践所取得；他们的成功，是生活和时代给予的馈赠。

离开展厅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一幅巨大的签名墙，在灿若繁星的签名之上，“同学仍少年”五个字鲜明夺目。站在门口回望展厅，看到参展艺术家们正在合影留念，一个个精神抖擞、神采飞扬，犹如站在灯光明亮的舞台上歌唱，四周一幅幅画作就像一串串彩色的音符。这些历经千帆的少年，用色彩和线条，讴歌生活，赞美时代，发出了人生和艺术的美妙声音。

在江北遇见日湖

缪金星

雨已停歇，黄昏天色，晚风变得凉快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儿好似从春天开到现在，于夏日中独自娇艳。又是个周末，早早用过晚饭，照例是要出去刷几步的。

城市越建越大，我时常惊讶于自己竟可以见证如此大的变迁。然则既有新来，免不了老的舍弃，被填埋的河道，挖掉的山头，甚至拆迁的老墙门也是有的，而那些新建的东西免不了可以挑剔些的。

走着走着，已跨过桥头，来到了日湖。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曲折折的荷塘，“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，层层的叶子中间，点缀着些荷花，有袅娜地开着的，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，微风过处，送来缕缕清香……”这段描写很配眼前景致，是朱自清的文字，读来妥帖。记得先生在他的《荷塘月色》里，还引用了《西洲曲》的句子，“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”，为“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”而铺垫，而更喜欢《西洲曲》里“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”的那份思乡怀人之情。

天已黑了下來，今晚没有月色，但来湖边散步的人却一点不少，人们喜欢运动，用他们各自的方式舒展身心。日湖边景观路灯亮起的地方，把一些湖畔的树和地上的草映照出一片墨绿来，湿漉漉明晃晃的，若再走近，也见有飞虫围着灯火飞舞，还有一只蜗牛在吃力地往树干上爬着，也不知它是要爬往哪里？要爬多久？

思绪跟着打开，想起明末张岱的那篇《日月湖》来。宁波地处东南沿海，兼有浓厚的吴越文化底蕴，亦为海上茶路启航地。城内日月湖始凿于唐贞观年间，“导它山之石，作堰江溪”，流入入城，储为水、月两湖。

“日湖圆，略小，故日之；月湖长，方广，故月之。二湖连络如环，中亘一堤，小桥纽之。”《日月湖》交代了地理、形状及由来，描述日月两湖相连，一堤相隔，一桥互通，其笔法精致，情意盎然。想那张岱出身明朝仕宦世家，少为富

戏台

董鸿杰

戏台，是演戏用的场地，最早出现的时候叫作“露台”。到了元代，随着戏曲的成熟，它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分出了前后场，改成了“三面观”，也真实记录了戏曲的演变和兴衰。

在外出旅游时，见过不少戏台。有的戏台名声很大，但是年久失修，台面已经开裂，台柱有些发黑，台顶上，几蓬野草在风中摇摆，那景象显得分外凄凉，让人不禁唏嘘。

有的戏台名气一般，但是保护得很好，你看上面的楹联金光闪闪：“或为君子小人，或为才子佳人，出场便见；有时风平浪静，有时惊天动地，转眼皆空。”细细品读，多少江山更替，多少青春易老。

尤为难忘的是，那一年在北京恭王府的经历。大家拥进石洞，去摸那块“福”字碑，我却看到一幢很大的戏楼，伫立在旁。那雕花的门廊，精美的木窗，一看就有很多年了。后来，导游告诉我，这戏楼建得很早，里面有个戏台，底下掏空了，放了很多大缸，这种特殊的构造，增大了共鸣的功效，使观众无论坐在哪个角落，都能听到清晰的唱腔。

在宁波，也有很多戏台，仅宁波现存的就有一百多座。那些戏台大多设有藻井，就是顶部的圆形穹顶，也叫穹顶。一般的戏台，藻井只有一个，宁波的戏台通常有两三个，横的纵的相连着，顶部雕龙画凤，极尽精巧，也展示着独特的乡土风貌。

戏台有单层和双层之分。单层的，大约一米高，底下有个台基。双层的，离地面至少有两米，建在通道之上。宁波城隍庙里，就有一个双层的戏台，那些大大小小的构件，都用朱金木雕装饰着，显得金碧辉煌。20世纪50年代，宁波甬剧团在那里上演《田螺姑娘》，引起全城轰动，买票的队伍从城隍庙排到药行街，浩浩荡荡，后来剧团加演了三天，依然是难求一票。

小时候，乡里也有一座双层的戏台，每次秋收过后，都非常热闹。

戏台上，演过京剧。一开始不明白，多看了几次，懂了些门道。扬鞭就是在骑马，摇桨就是在划船，那个绕着台子转圈的，就是在赶很远的路。如果一群人上了场，挥舞着刀枪，不用说，那是千军万

贵公子，后家亡国破，其文字思想钳制于铁蹄之下，无以寄托对前朝之哀思，因日月湖暗合“明”字，故写来尤为亲切。

“日湖有贺少监祠。季真朝服拖绅，绝无黄冠气象。”张岱的《日月湖》也一并说到了贺少监祠，我揣测着这“贺少监祠”是否就是现在位于月湖柳汀上的“贺秘监祠”？有记载说，祠中奉祀着贺知章，天宝三年其告老归乡，居四明小溪湖上，自号“四明狂客”，一句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可谓家喻户晓。《唐书》把他归在“隐逸传”里，也是个人物了。

如此，则日月湖的水，无论过去现在，都是好的，“一泓汪洋，明瑟可爱，直抵南塘。城下密密植桃柳，四围湖岸，亦间植名花果木以萦带之。”这般人事风情，令人心醉。且“城中十万户日用饮食”，亦全赖两湖水系。我曾研究过“日月湖”与“明州城”的关联，想必是先筑城，再凿湖。至于先有城名，还是先有湖名，则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了。

当年的日湖应该位于现在莲桥街、延庆寺附近，与月湖水脉相连。沧桑变幻，日湖因疏于管理，水域面积不断缩减，所谓“久涸，仅如污泽”。等到我长记性时，日湖已被填埋修成马路了。现如今在莲桥街边有碑文以记之，上书“日湖遗址”。这一堤相隔，一桥纽之的日湖已彻底消失，实属当地景观的一大憾事。

好在前些年搞城市建设，又在城北的姚江边上开凿出这座人工湖来，且被冠以“日湖”之名。或者有人觉得这里的日湖与曾经的日湖，无论地理、人文、历史都毫不相干，更别说是与城南的月湖“小桥纽之”。然则今日的日湖也依然名花果木以萦带之，园亭台榭滨水建之，有接天莲叶，映日荷花，便也是好的。

在我以为，昔日日月两湖之盛，桃柳烂漫，画舫映水，自有昔人之讴歌赞美，而今日之日湖，亦由今人乐享其美，一同见证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变迁。

马在厮杀。最难忘的是武生，头上一顶帽子，有着可爱的形状，还有一个可爱的绒球别在他的耳朵旁。他一会打滚，一会起跳，有时侯，还会像孙悟空那样，把手中的棍棒舞得呼呼作响，引得台下的人们阵阵叫好。

戏台上，演的最多的是越剧。比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比如《孟丽君》和《碧玉簪》，都是母亲的最爱。

那年冬天，乡里来了个有名的戏班子，演的就是《孟丽君》。开演前，戏台的里里外外都围上了，说是进场的人需要买门票。门票要不少钱，母亲有点犹豫。后来有个亲戚说，他认识看场的人，可以免费去看戏，母亲就带着我去了。

到了那里，亲戚进场去找人，我跟着母亲在外面等。当当当，里面的锣响了，亲戚没出来；咚咚咚，里面的鼓敲了，亲戚还是没出来；里面的戏都开始唱了，那个亲戚还是没出来。我看到母亲的脸忽明忽暗，身上好像被什么东西烫到了，不时地龇着牙，皱着眉。

那天，我们等了很久。等到外面没票的人都散了，亲戚才把我们领了进去。演出是精彩的。那些演员，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，像蝴蝶一样来来往往。他们的脸上，有的表情严肃，有的眉眼发光。他们在台上唱啊唱，时而轻声，时而高昂，听得台下的人时而落泪，时而欢笑。

戏演了好几天。每次散场的时候，我们跟着人流往家里走，一路上，大家有说有笑，母亲更是高兴得不得了，我每次抬头，都能看到她的眼里有亮光。后来，母亲托人从城里带来几张《孟丽君》的海报，把它们贴在了家里最显眼的地方。每次去乡里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戏台，她更是会哼唱戏里的台词，一边轻轻唱，一边往台上望。

此刻，我也望着一座戏台，它的名字叫“凤仪楼”，所在的位置，在镇海的郑氏十七房。这座戏台的构造是繁复的，那些镂空雕花的雀替、柱础和飞檐，手指难以触摸，镜头难以拍到。可是，在按下快门之时，我却分明感到，那深暗的木色之上，有一阵清风吹过，像是在和古老的曲调应和，又像是在和深邃的时光诉说。时光中的故事，像故乡那条中塘河上的水涡，轻轻旋转着，旋转着。